

# 青少年心理资本与手机使用动机的关系：一项交叉滞后研究

何安明, 许文青, 惠秋平

(信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信阳 464000)

**【摘要】 目的:**考察青少年心理资本与手机使用动机之间的相互预测关系。**方法:**采用心理资本量表与手机使用动机问卷,对604名青少年进行为期6个月的两阶段纵向追踪问卷调查,采用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的方法分析数据。**结果:**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前后测手机使用动机之间差异显著,前后测心理资本之间差异不显著,手机使用动机与心理资本均在性别上差异显著;②相关分析显示,青少年心理资本与人际沟通、信息获取、自我表达以及手机使用动机总分呈显著正相关关系;③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心理资本与人际沟通、信息获取手机使用动机呈相互预测关系;前测的心理资本可以预测后测的自我表达手机使用动机,但前测的自我表达手机使用动机不能预测后测的心理资本。**结论:**心理资本与手机使用动机之间关系密切,心理资本与人际沟通、信息获取的手机使用动机可以相互预测;心理资本可以预测自我表达的手机使用动机。

**【关键词】** 心理资本; 手机使用动机; 交叉滞后分析; 青少年

中图分类号: R395.6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20.05.028

##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Mobile Phone Use Motivation in Adolescents: A Cross-lagged Study

HE An-ming, XU Wen-qing, HUI Qiu-ping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464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and predi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olescents'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mobile phone use motivation during 6 months. **Methods:** 604 adolescents were surveyed with the Psychological Capital Scale and Mobile Phone Use Motivation Questionnaire for 6 months, and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cross-lagged regression. **Results:** ①The variance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use of mobile phone before and after measuremen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sychological capital before and after measurement is not significant; ②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adolescent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self-expression and the total score of mobile phone use motivation; ③Cross-lagged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mutual prediction relationships between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at Time 1 predicted self-expression at Time 2, but Time 1 self-expression of mobile phone use motivation could not predict psychological capital at Time 2. **Conclusion:**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re is a bi-directional causal relationship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mobile phone use motivation during 6 months in adolescents.

**【Key words】** Psychological capital; Mobile phone use motivation; Cross-lagged regression; Adolescents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2019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59.6%,网民约8.54亿,其中手机网民占总体网民的99.1%,10~19岁和20~29岁人群分别占总体网民的16.9%和24.6%;在总体网民的不同职业构成中以学生所占的比例最高,为26.0%<sup>[1]</sup>。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8ASH012),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2018-CXTD-04),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用研究重大项目(2019-YYZD-14),信阳师范学院“南湖学者奖励计划”青年项目(Nanhu Scholars Program for Young Scholars of XYNU)。

通讯作者:惠秋平, huiqiuping@163.com

随着手机功能的进一步扩展,除了传统的通信功能,当下的手机用户还能够参与线上社交,观看影视作品及体育赛事,上传照片、视频与文件到云空间,浏览来自互联网的大量信息。此外,手机的移动性使得人们几乎可以随时随地使用这些功能<sup>[2]</sup>。而手机收集资讯、人际沟通与上网娱乐的使用动机,恰好与个体认知、社会交往以及放松休闲的需要一一对应<sup>[3,4]</sup>,也就是说,手机所能提供的各项功能满足了人们的多种需求<sup>[5]</sup>,手机使用动机便因此产生。对于世界观、价值观等处快速发展过程中的青少年来说,手机由于具有海量资讯、便于携带、与他人联络不受时空限制以及功能丰富等特点,日益受到他们

的青睐<sup>[6]</sup>。然而,随着手机的广泛使用,出现了用户使用手机时间过长等沉迷于手机的现象,这种不合理的应用可能导致手机依赖(问题性手机使用,手机成瘾)<sup>[7]</sup>。研究显示,大学生的手机依赖率达到15.30%<sup>[8]</sup>,中学生的手机依赖率达到22.56%<sup>[9]</sup>。手机依赖的青少年表现出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sup>[10,11]</sup>,以及饮酒、抽烟的物质滥用与失眠等行为方面的问题<sup>[12,13]</sup>。使用动机是媒介依赖的重要预测因素<sup>[14,15]</sup>,实证研究也显示,手机使用动机影响着手机依赖<sup>[3,4,16,17]</sup>。目前的研究多将手机使用动机与手机依赖联系起来,对手机使用动机的评价较为负面。但也有研究显示,不同的个人特质如人格特质、孤独感对于个体的手机使用产生了不同的影响<sup>[18,19]</sup>,而积极心理特质如主观幸福感<sup>[20]</sup>、自尊<sup>[21]</sup>降低了个体对手机的依赖程度,这说明个人特质,特别是个体的积极心理特质对其手机使用产生着独特的影响,拥有积极心理特质的个体对手机的使用并不一定会产生手机依赖等负面结果。综上所述,从积极心理特质的角度探究手机使用动机的影响因素,对于引导青少年合理地使用手机、减少使用手机的负面影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心理资本是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sup>[22]</sup>。它由乐观、希望、自我效能和韧性四个要素组成<sup>[23]</sup>。青少年心理资本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sup>[24,25]</sup>。心理资本的直接效应模型(direct effect model)/主效应模型(main effect model)认为心理资本会对个体的行为产生直接影响,对个体的情感产生积极影响,对个体的态度有着直接的积极影响<sup>[26]</sup>。在工作领域的研究发现,心理资本对个体的创业动机具有正向影响<sup>[27]</sup>;针对青少年的研究显示,心理资本对青少年成就动机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sup>[28]</sup>。而在如今的信息化时代,手机在青少年学习和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sup>[29]</sup>,与手机相关的态度与行为势必会受到心理资本的影响。实证研究也显示,韧性越高的个体越倾向于使用互联网信息服务和娱乐服务<sup>[30]</sup>,手机使用动机越强。Hobfoll认为,自我效能感、乐观等心理资本要素是个体普遍拥有的关键性心理资源,具有管理和调整其他心理资源以获得理想结果的功能<sup>[31]</sup>。而手机使用动机作为一种动机或行为倾向,会受到心理资本这一关键性心理资源的影响,能够被心理资本所预测,两者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

与此同时,金盛华等人的研究发现,对网络不同功能的使用会对个体的心理与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

影响<sup>[32]</sup>,国外的研究也证明了此观点<sup>[33,34]</sup>。张锋等人的研究表明,如果个体使用网络的动机以信息获取为主,则有益于其人际关系的发展,并且有益于个体的社会适应及身心发展<sup>[35]</sup>。以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显示,手机社交网络使用的信息与社交动机对心理韧性有预测作用<sup>[36]</sup>,而心理韧性是衡量心理资本的重要指标。另外,与父母、朋友的关系质量能够预测个体的心理资本<sup>[37-39]</sup>,而手机的通讯功能为人际关系的维持提供了途径;个体探索新知识的动机能够预测心理资本<sup>[40]</sup>,而手机的信息获取功能为学生在网络中获取学习材料提供了途径。按照动机的驱力理论,受动机驱动是人类行为最重要的特征之一<sup>[41]</sup>,个体对不同手机功能的使用对心理资本的影响,可能是由驱动着手机使用的动机产生的。因此,人际沟通与信息获取的手机使用动机能够对个体的心理资本产生影响,可能会对心理资本具有预测作用。

研究同时显示,心理资本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男生在心理资本总分以及自我效能、韧性因子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女生<sup>[25,42,43]</sup>,但也有研究显示,女生在心理资本总分以及希望、乐观因子上的得分高于男生<sup>[44,45]</sup>。手机使用动机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男生的娱乐动机高于女大学生,女生的人际动机高于男大学生<sup>[4]</sup>。由此可见,心理资本与手机使用动机的性别差异尚未有一致性的结论,需要进一步的探究。

基于上述理论与实证分析可知,该方面已有的少量研究集中于探讨心理资本及其因子与手机使用动机的相关关系,缺乏从因果层面上考察两者关系的研究。为了深化心理资本与手机使用动机的关系研究,本研究在横向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追踪数据进行纵向分析,系统考察心理资本与手机使用动机之间的相关关系和相互预测关系(准因果关系)。

## 1 方 法

### 1.1 被试

选取河南省、黑龙江省、江西省、山东省的12所大学和中学的青少年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抽样法进行两次调查。测试前向学生说明调查目的,征得同意。第一次调查在2017年10月中旬,第2次调查在2018年4月下旬,在合并前后测数据的基础上删除无效数据,最终删选出2次调查均有效的问卷604份。其中,初中生202人(33.4%),高中生157人(26.0%),大学生245人(40.6%);平均年龄为16.40±3.11岁。

## 1.2 工具

1.2.1 大学生心理资本量表 选用许海元编制的大学生心理资本量表<sup>[35]</sup>。该量表共33个题目,包括自我效能、希望、乐观、韧性4个分量表,采用Likert 5点计分,1代表“非常不符合”,5代表“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表明心理资本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前后测Cronbach's  $\alpha$ 系数分别为0.96、0.97。

1.2.2 大学生手机使用动机问卷 采用肖祥编制的大学生手机使用动机问卷<sup>[5]</sup>,共25个项目,包括自我表达、娱乐休闲、信息获取和人际沟通4个维度。采用Likert 5点计分,1代表“非常不符合”,5代表“非常符合”。所得分数越高,表明手机使用动机越强烈。在本研究中,该问卷前后测的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0.89、0.91。

## 1.3 数据处理

所用问卷在统一指导语下进行团体施测,当场回收问卷。采用SPSS20.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 2 结果

###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由于本研究为纵向追踪研究,因此分别对两次测量结果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两次测量中,分别有11个、9个因子的未旋转特征值大于1,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分别为26.64%、32.42%,均小于40%的临界值,所以本研究中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sup>[36]</sup>。

### 2.2 心理资本和手机使用动机的稳定性

以心理资本为因变量,以测量时间(T1和T2)为被试内因素,性别(男生和女生)为被试间因素进行2×2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测量时间主效应不显著( $F(1,602)=1.77, P<0.05$ );性别主效应显著( $F(1,602)=4.07, P<0.05, \eta^2_p=0.01$ ),男生心理资本高于女生。测量时间和性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1,602)=0.10, P>0.05$ )。

以手机使用动机为因变量,以测量时间(T1和T2)为被试内因素,性别(男生和女生)为被试间因素进行2×2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测量时间的主效应显著( $F(1,602)=10.45, P<0.05, \eta^2_p=0.02$ ),后测的手机使用动机水平高于前测的手机使用动机;性别的主效应显著( $F(1,602)=12.05, P<0.05, \eta^2_p=0.02$ ),女生手机使用动机高于男生。测量时间和性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1,602)=2.51, P>0.05$ )。

### 2.3 心理资本、手机使用动机的相关系数

根据前后两次收集到的数据,对心理资本和手机使用动机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

根据相关分析结果,除休闲娱乐动机外,T1、T2的心理资本与T1、T2的手机使用动机及其各因子的相关都达到了显著水平,相关系数在0.08~0.86之间。T1的休闲娱乐动机只与T1的心理资本显著相关,但与T2的心理资本则相关不显著。T2的休闲娱乐动机与T1、T2的心理资本相关都显著。表明除休闲娱乐动机外,其他变量间的同步相关和稳定性相关基本上一致,符合交叉滞后设计的基本假设。

表1 心理资本与手机使用动机的相关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心理资本T1	1.00										
2.心理资本T2	0.51**	1.00									
3.人际沟通动机T1	0.24**	0.19**	1.00								
4.人际沟通动机T2	0.18**	0.34**	0.48**	1.00							
5.信息获取动机T1	0.30**	0.25**	0.43**	0.23**	1.00						
6.信息获取动机T2	0.29**	0.41**	0.28**	0.53**	0.50**	1.00					
7.自我表达动机T1	0.20**	0.12**	0.58**	0.37**	0.31**	0.17**	1.00				
8.自我表达动机T2	0.17**	0.25**	0.40**	0.59**	0.21**	0.40**	0.53**	1.00			
9.休闲娱乐动机T1	0.08*	0.06	0.45**	0.26**	0.28**	0.13**	0.47**	0.29**	1.00		
10.休闲娱乐动机T2	0.10*	0.17**	0.25**	0.45**	0.18**	0.36**	0.25**	0.52**	0.42**	1.00	

注:T1代表前测,T2代表后测。\*表示 $P<0.05$ ,\*\*表示 $P<0.01$ 。

### 2.4 心理资本与手机使用动机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

对心理资本与手机使用动机之间的相互预测关系进行交叉滞后回归分析。

从图1可见,在控制了前测的心理资本后,前测的人际沟通动机可以显著预测后测的心理资本( $\be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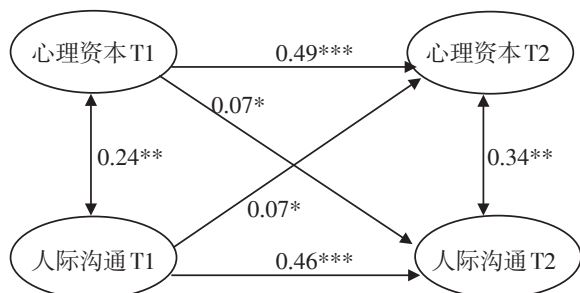
0.07,  $P<0.05$ );且控制了前测的人际沟通动机后,前测的心理资本对后测的人际沟通动机有显著预测意义( $\beta=0.07, P<0.05$ )。结果表明:心理资本与人际沟通动机可以相互预测。

从图2可见,在控制了前测的心理资本后,前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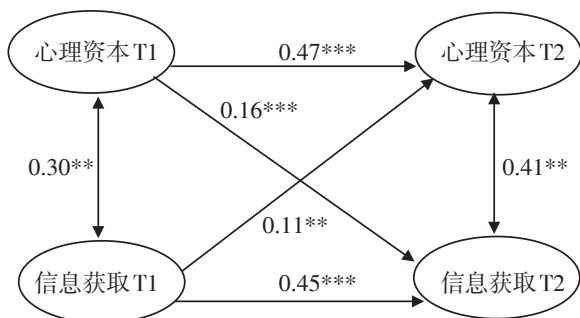
的信息获取动机可以显著预测后测的心理资本( $\beta=0.11, P<0.01$ );且控制了前测的信息获取动机后,前测的心理资本对后测的信息获取动机有显著预测意义( $\beta=0.16, P<0.001$ )。结果表明:心理资本与信息获取动机可以相互预测。

从图3可见,在控制了前测的心理资本后,前测的自我表达动机不能显著预测后测的心理资本( $\beta=0.02, P>0.05$ );而控制了前测的自我表达动机后,前测的心理资本对后测的自我表达动机有显著预测意义( $\beta=0.07, P<0.05$ )。结果表明:心理资本可以预测自我表达动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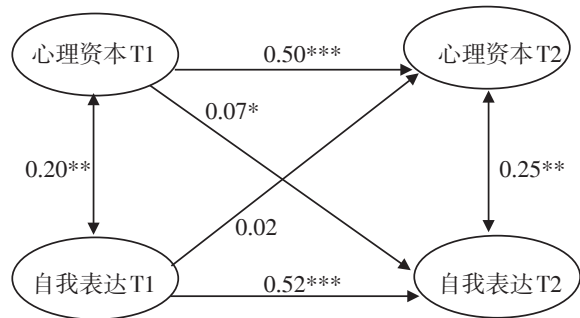
注: \* $P<0.05$ , \*\* $P<0.01$ , \*\*\* $P<0.001$ 。

图1 心理资本与人际沟通的交叉滞后分析



注: \*\* $P<0.01$ , \*\*\* $P<0.001$ 。

图2 心理资本与信息获取的交叉滞后分析



注: \* $P<0.05$ , \*\* $P<0.01$ , \*\*\* $P<0.001$ 。

图3 心理资本与自我表达的交叉滞后分析

### 3 讨论

本研究间隔6个月的两阶段追踪调查发现,青

少年心理资本表现出一定程度跨时间的稳定性。Avolio等人认为,心理资本是一系列具备特质性的积极心理要素的综合,具有一定的稳定性<sup>[46]</sup>。对性别差异的分析显示,男生心理资本水平显著高于女生,这与大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sup>[25,42,43]</sup>。说明男生相对于女生而言,对学习生活的态度更加积极,相信自己能完成学习或工作目标,在面对挑战时坚持努力,抗压能力和心理复原能力强,能更快地从挫折中恢复,这些也是男生重要的性格特点。

手机使用动机会随着时间变化,随着手机功能快速的更新换代,青少年使用手机的目的不断增加,如通过手机进行人际交往与娱乐。有研究显示,高年级的个体与低年级的个体相比,手机使用动机更强<sup>[5]</sup>。女生的手机使用动机显著高于男生,与已有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sup>[4]</sup>,可能是由女性的社会功能造成的。Parsons提出,女性在社会与家庭中发挥着表达性功能,负责家庭的人际交往、矛盾处理及维持家庭关系,从而促使了女性与外界交往的意愿和能力的提升<sup>[47]</sup>。然而随着手机的普及,人际交往方式由直接交往逐渐转变为通过手机的间接交往,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呈现虚拟化的特征,这使女性倾向于通过手机发展与维持人际关系。因此,女生的手机使用动机强于男生。

虽然目前关于心理资本与手机使用动机的研究甚少,但本研究结果与前人关于心理资本、自我效能感、韧性、与手机相关变量间关系的研究结果类似<sup>[30,48,49]</sup>。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个体心理资本与人际沟通、信息获取和自我表达的手机使用动机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心理资本与休闲娱乐的手机使用动机相关不显著。说明青少年人际沟通、信息获取和自我表达的手机使用动机随着心理资本的提升而增强,反之亦然。心理资本水平高的个体,表现为对现状与未来积极的态度,对实现目标充满希望并具有将努力付诸实践的决心,面对高难度任务时给予自己有效的激励,主动地应对困难、解决困难,这些思维与行为习惯增强了青少年探索的积极主动性。在当下的新媒体时代,功能丰富的手机日益成为人们必备的工具,其丰富的功能使人们的多种需求得到满足,因而心理资本水平高的青少年在通过现实途径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也会期望通过使用手机满足多方面的需求,从而增强了其手机使用动机。根据Locke的目标设置理论,个体的手机使用动机受制于自我设定的目标,而心理资本水平更高的青少年对自身心理资源的管理能力更强,使用手机的目

的性更强,所以选择将手机作为协助自己达到目标的工具,所以青少年的心理资本水平和与目标无关的手机使用动机(如休闲娱乐)不相关,但和与目标相关较强的手机使用动机(如人际交往、获取信息和自我表达)相关较强。

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心理资本对手机使用动机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虽然目前关于心理资本与手机使用动机关系的研究甚少,但是心理资本的理论及相关实证研究证据均表明,心理资本与手机使用动机两变量间存在因果关系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Luthans 等人的研究显示,心理资本水平高的个体拥有丰富的心理资源,在遇到困难时会积极地从各种途径寻求解决方式,主动探索的需求强烈,会通过人际沟通或搜集相关信息以解决问题<sup>[50]</sup>。由于手机的功能能够满足这些需要,从而使心理资本高的个体在遇到困难时更多地通过手机的不同功能寻求解决方法,其使用手机不同功能的动机程度提高。根据资源保存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COR),资源损失是压力发生过程的主要成分,当资源产生损耗时,个体便会通过一定方式积极寻求有利资源,以缓解压力<sup>[51]</sup>。而心理资本作为 COR 的核心部分<sup>[52]</sup>,激励着个体主动寻求有利资源应对压力<sup>[53]</sup>。处于青春期的个体会面临多种压力,如家庭压力、学业压力、人际冲突、欺负等<sup>[54-56]</sup>。因此,当心理资本高的青少年由于应对压力产生资源消耗时,会通过使用功能丰富的手机来宣泄情绪以及获取有利资源以缓解压力,从而其自我表达与信息获取的手机使用动机增强了。郑显亮的研究显示,具有高心理资本水平的个体,在进行网络人际交往时,会更主动地与他人互动,在网络中会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获得荣誉感和价值感,表现出更多的积极情绪,更多的通过网络(包括使用电脑与手机为接入媒介)关心他人、帮助他人解答疑惑与解决困难<sup>[57]</sup>,从而提高了使用电脑或手机表达积极情绪与人际交往的意愿与行为。Luthans 认为,希望是指对既定目标锲而不舍,为了实现目标,在必要时能够调整行动计划,选择实现目标的最佳方式<sup>[58]</sup>。希望水平高的人往往有更强的毅力去克服在生活与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并且将这种困难看作是提升自身能力的契机<sup>[59]</sup>,从而用积极的态度应对所遇到的挑战。他们会通过多种方式(包括手机)寻找解决困难的方法,如通过网络更多的搜集资讯以及与他人沟通,得到处理困难的方案,从而有更强的信息搜索与人际沟通的动力去使用手机。Bandura 认为,自我效能感是指人们

对自身能否利用所拥有的技能去完成某项目标的自信程度,自我效能影响或决定着对行为的选择<sup>[60]</sup>。李永兰的研究显示网络自我效能感越高,个体对自己在网络使用过程中的操作能力、信息搜索能力等越自信,个体使用手机的计划与目的越明确<sup>[49]</sup>,搜索信息等工具性的手机使用动机越高。陈霞的研究显示,韧性水平高的个体,对现实生活压力或者挫折有更好的应对方式和能力,能更妥善地处理在网络人际交往的过程中产生的困难,人际交往的网络使用动机更强<sup>[61]</sup>。

其次,人际沟通和信息获取的手机使用动机对心理资本的预测作用显著。良好的亲子关系使青少年能够感受到父母的爱与关心,增强其对当前和未来的积极信念,提升乐观水平<sup>[62]</sup>;亲子关系良好的青少年,更易从亲子沟通中吸取心理能量,有助于其设定具体、明确的目标,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更强,希望水平更高<sup>[63]</sup>;个体良好的友谊质量表现为朋友对自己有效的支持与帮助,这是个体人际交往能力强所带来的结果,因此个体对自己的性格与能力的评价更加积极,自我效能水平更高<sup>[64]</sup>。而 QQ、微信等网络应用使人们可以通过音视频聊天与留言互动,不仅能够巩固个体已有的人际关系、还能扩展人际交往范围,因此,出于人际沟通的手机使用动机提升了个体的心理韧性水平。此外,根据 Erikson 的人格发展阶段理论,青少年处于建立与完善同一性的阶段,重新认识自我,探索适合自己的目标、信仰和价值观<sup>[65]</sup>,在这个过程中,青少年希望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关于自身和社会的信息,而手机搜索引擎满足了青少年的信息探索需求,有助于青少年更好地认识自己与社会,对未来的人生目标做出更清晰的规划,对自己更有信心,从而提升心理资本水平。同时,随着手机功能的进一步发展,各种针对学生学习开发出的手机应用软件为学生获取新的知识信息提供了新的途径,在此过程中,学生增加了知识储备,体会到更多的积极情感体验,提升了积极心理资本水平。

#### 参 考 文 献

-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http://www.cac.gov.cn/2019-08/30/c\\_1124938750.htm](http://www.cac.gov.cn/2019-08/30/c_1124938750.htm)
- 2 Andrew L, Li Jian, Barkley JE, et al.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cell phone use, personality and leisur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5, 43: 210-219
- 3 刘红,王洪礼. 大学生手机成瘾与孤独感、手机使用动机

- 的关系. 心理科学, 2011, 34(6): 1453-1457
- 4 方小平. 职教师资本科生手机成瘾和使用动机关系的研究. 职教论坛, 2017, 33 (32): 91-96
  - 5 肖祥. 大学生人格特质、手机使用动机与手机依赖的关系. 湖南师范大学, 2014
  - 6 黄海, 李翠景, 桂娅菲, 等. 大学生冲动性与手机依赖的关系: 疏离感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5, 23 (4): 674-677
  - 7 何安明, 王晨洪, 惠秋平. 大学生孤独感与手机依赖的关系: 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和调节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8, 26(6): 1222-1225
  - 8 黄俊霞, 梁雅丽, 陈佰锋, 等. 大学生手机使用及依赖现状研究.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18, 35(7): 64-68
  - 9 李晓敏, 辛铁钢, 张琳钰, 等. 中学生无聊倾向自我控制与手机成瘾的关系. 中国学校卫生, 2016, 37(10): 1487-1490
  - 10 何安明, 万娇娇, 惠秋平. 青少年手机依赖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及与生活事件、学业倦怠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9, 27(2): 410-413
  - 11 Yang X, Zhou Z, Liu Q, et al.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nd adolescent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mindfulness.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019, 28 (3): 822-830
  - 12 Haruka T, Tomoko N, Akiyo T,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excessive use of mobile phone and insomnia and depression among Japanese adolesc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17, 14(7): 701
  - 13 Sánchez- Martínez, Mercedes, Otero A.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cell phone use in adolescents in the community of Madrid (Spain).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2009, 12(2): 131-137
  - 14 Hartmann T, Jung Y, Vorderer P. What determines video game use: the impact of users' habits, addictive tendencies, and intentions to play. *Journal of Media Psychology Theories Methods & Applications*, 2012, 24(1): 19-30
  - 15 Hawi NS. Internet addiction among adolescents in Lebanon.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2, 28(3): 1044-1053
  - 16 张金健. 压力知觉、手机使用动机和大学生手机依赖的关系.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15, 32(2): 147-149
  - 17 董海军, 杨荣辉. 大学生手机依赖与需求的实证分析. 中国青年研究, 2014, (4): 15-19
  - 18 何安明, 石伟, 惠秋平. 中学生大五人格特质与手机使用动机的交叉滞后分析.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6, 24(5): 917-920
  - 19 刘文俐, 蔡太生. 社会支持与大学生手机依赖倾向的关系: 孤独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5, 23(5): 926-928
  - 20 陈艳, 李纯, 沐小琳, 等. 主观幸福感对手机依赖的影响: 自主支持和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 中国特殊教育, 2019 (5): 91-96
  - 21 李羽萱, 柴晓运, 刘勤学, 等. 童年期心理虐待经历与大学生的手机成瘾: 自尊和心理弹性的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9, 27(3): 506-514
  - 22 Luthans F, Youssef CM. Emerging positiv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7, 33(3): 321-349
  - 23 Luthans F, Youssef CM, Avolio BJ. 心理资本: 打造人的竞争优势.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7
  - 24 熊猛, 叶一舵. 心理资本: 理论、测量、影响因素及作用.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4, 32(3): 84-92
  - 25 徐海燕, 尹林涛. 大学生心理资本现状调查及提升策略.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39(S1): 143-148
  - 26 李斌, 马红宇, 郭永玉. 心理资本作用机制的研究回顾与展望. 心理研究, 2014, 7(6): 53-63
  - 27 伍如昕, 何薇薇. 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动机和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以人力、社会和心理资本为视角.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 53-60+72
  - 28 熊猛, 张艳红, 叶一舵, 等. 心理资本对青少年成就动机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现代预防医学, 2017, (10): 109-112
  - 29 何安明, 惠秋平, 齐原, 等. 青少年手机使用状况及其价值观的影响.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14, (1): 62-66
  - 30 郝传慧. 青少年生活事件、心理弹性与互联网使用的关系.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 2008
  - 31 Hobfoll S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resources and adaptation.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2002, 6(4): 307-324
  - 32 金盛华, 吴嵩, 周宗奎. 青少年网络生活状况调查研究.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 33 Shaw LH, Gant LM. In defense of the interne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et communication and depression, loneliness, self-esteem,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Cyberpsychol Behav.*, 2002, 5(2): 157-171
  - 34 Weiser, Eric B. The Functions of Internet Use and Their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Cyber Psychology Behavior*, 2001, 4(6): 723-743
  - 35 张锋, 沈模卫, 徐梅, 等. 互联网使用动机、行为与其社会—心理健康的模型构建. 心理学报, 2006, 38(3): 407-413
  - 36 江瑞辰. 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动机对大学生心理韧性的影响——人格的中介作用.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 2017, 39(10): 73-78
  - 37 陈秀珠, 赖伟平, 麻海芳, 等. 亲子关系与青少年心理资本的关系: 友谊质量的中介效应与学校联结的调节效应.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7, 33(5): 544-553
  - 38 Leif, Wengler, Anne-Sofie, Rosén. Measuring optimism-pessimism from beliefs about future event.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0, 28(4): 717-728
  - 39 Snyder CR. Hope Theory: Rainbows in the Mind.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02, 13(4): 249-275
  - 40 郭伊莉. 三甲医院护士学习动机及心理资本对职业获益感的影响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南方医科大学, 2019



- 41 张红霞, 谢毅. 动机过程对青少年网络游戏行为意向的影响模型. 心理学报, 2008, 40(12): 1275-1286
- 42 刘轩, 瞿晓理. 江苏青少年心理资本与幸福感的关系: 生命意义感的中介效应分析. 现代预防医学, 2017, 44(19): 114-118+132
- 43 许海元. 大学生心理资本发展现状的评估与分析. 中国高教研究, 2015, (7): 79-83
- 44 张凡迪. “90后”大学生积极心理资本现状. 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7(1): 106-109
- 45 刘丽, 张瑞雪, 刘堃. 青少年学生心理资本与生活事件相关性分析. 中国现代医学杂志, 2017, 27(5): 112-116
- 46 Avolio BJ, Luthans F. The high impact leader: Moments matter in accelerating authentic leadership development. New York: McGraw Hill, 2006
- 47 时蓉华. 现代社会心理学.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3
- 48 张国进, 姚志强. 大学生积极心理资本与手机依赖的关系. 赣南师范大学学报, 2018, (2): 119-122
- 49 李永兰, 蔡蓉, 陈艳. 大学生网络效能感与冲动网络购物意向的关系, 网络购物动机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9, 28(1): 198-200+118
- 50 Luthans F, Avolio BJ, Avey JB, et al.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relationship with performance and satisfaction. Personnel Psychology, 2007, 60(3): 541-572
- 51 Hobfoll SE.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community, and the nested-self in the stress process: advancing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Applied Psychology, 2001, 50(3): 337-421
- 52 Culbertson SS, Fullagar CJ, Mills MJ. Feeling good and doing gre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well-being. J Occup Health Psych, 2010, 15(4): 421
- 53 花慧, 宋国萍, 李力. 大学生心理资本在心理压力与学业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6, 30(4): 306-310
- 54 胡阳, 范翠英, 张凤娟, 等. 青少年网络受欺负与抑郁: 压力感与网络社会支持的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4, 30(2): 177-184
- 55 李海垒, 张文新. 青少年的学业压力与抑郁: 同伴支持的缓冲作用. 中国特殊教育, 2014, (10): 87-91
- 56 许颖, 林丹华. 家庭压力与青少年抑郁、孤独感及幸福感——家庭弹性的补偿与调节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5, 31(5): 594-602
- 57 郑显亮. 乐观人格、焦虑、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利他行为关系的结构模型. 中国特殊教育, 2012, (11): 84-89
- 58 Luthans F, Youssef CM, Avolio BJ. Psychological capital: Developing the human competitive edge.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59 刘孟超, 黄希庭. 希望: 心理学的研究述评. 心理科学进展, 2013, 21(3): 548-560
- 60 Bandura Albert. Self-efficacy,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 Psychological Review, 1977, 84(3): 191-215
- 61 陈霞. 大学生社会支持对网络人际交往的影响: 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 四川师范大学, 2017
- 62 Roche, Maree, Haar, Jarrod M, et al. The role of mindfulness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on the well-being of leaders.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2014, 19(4): 476-489
- 63 Snyder CR. The psychology of hope: You can get there from here. The psychology of hope: you can get there from here. Free Press, 1994
- 64 Boivin M, Bégin G. Peer status and self-perception among early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the case of the rejected children. Child Development, 1989, 60(3): 591-596
- 65 Erikson EH.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New York: Norton, 1968
- (收稿日期: 2019-09-30)
- (上接第1032页)
- 20 赵鑫, 张雅丽, 陈玲, 等. 人格特质对青少年社交焦虑的影响: 情绪调节方式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4, 22(6): 1057-1061
- 21 Allan NP, Oglesby ME, Uhl A, et al. Cognitive risk factors expla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neuroticism and social anxiety for males and females. Cognitive Behaviour Therapy, 2017, 46(3): 224-238
- 22 王欢, 黄海, 吴和鸣. 大学生人格特征与手机依赖的关系: 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4, 22(3): 447-450
- 23 姜永志, 王海霞, 蒋怀滨, 等. 神经质人格对青少年移动社交网络过度使用的影响: 冲动性与人际困扰的双重中介.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18, 16(2): 272-282
- 24 邹泓. 青少年的同伴关系: 发展特点、功能及其影响因素.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 25 Wang J, Jackson LA, Zhang D. The mediator role of self disclosure and moderator roles of gender and social anxie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dolescents' online communication and their real-world social relationship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1, 27(6): 2161-2168
- 26 宋小康, 赵宇翔, 张轩慧. 移动社交媒体环境下用户错失焦虑症(FoMO)量表构建研究. 图书情报工作, 2017, 61(11): 96-105
- 27 Oberst U, Wegmann E, Stodt B, et al. Negative consequences from heavy social networking in adolesc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fear of missing out.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017, 55: 51-60
- 28 张艺. 网络对青年社会交往的正负效应. 人民论坛, 2016, (35): 116-117
- (收稿日期: 2019-10-21)